



大兴安岭秋意浓 马金瑞 摄

钟书大家说

无锡“骂蠡港”与范蠡传说的文化重构

□吴歌

考上大学之前，我曾在无锡三钢工作过一段时间，三钢厂正好在梁溪河与马蠡港的交会处，每天骑车先过蠡桥，再往东拐跨马蠡港，那座桥当时被我们称作三钢桥，后来改称尺马渚桥。

马蠡港北接梁溪河，往南流经金城湾进入蠡湖。横跨马蠡港的几座桥，依次是北桥、中桥、南桥，桥墩都有村庄。曾听说这条河上还有座马蠡港桥，我却从未看到，也未找到相应史料，但推测尺马渚桥就是，当然不会是原桥，在无锡方言中，“尺马渚”与“斥骂之”基本同音。后来建造太湖大道，太湖西大道横跨马蠡港的一座桥梁被命名为马蠡港桥，位居北桥和中桥之间。

20世纪90年代之前，马蠡港在民间是被叫作骂蠡港的，一位记者朋友就自取网名“梁溪骂蠡港”。江南大学刘观庆教授告诉我，百度电子地图至今依然把这条河标志为“骂蠡港”。传说范蠡带着西施泛舟太湖时，路过此河，被吴人痛骂他设计祸害吴国，“骂蠡港”由此得名。隔河相望的仙蠡墩，传说为范蠡与西施的小憩之所，小憩这个词是我选来用的，因为那个古墩似乎并不是一个适宜隐居的地方，只能临时歇个脚，散个步，缓口气。20世纪50年代，对仙蠡墩进行过两次考古发掘，证实有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遗存，但没有发现吴越时代的遗存。

用历史的视角看，马蠡港和仙蠡墩都属于本地范蠡传说的一部分。范蠡是个历史人物，本是楚国人，到越国为官，辅佐越王勾践与吴王夫差争霸，陪伴勾践度过了那段失败为奴、卧薪尝胆和覆灭吴国的日子，事后挂冠而

去，携西施泛舟五湖，再定居山东发财致富。范蠡在无锡的故事主要是隐居、爱情、养鱼、制陶并致富，并无史实依据，多以传说为主。据宋代《咸淳毗陵志·卷二十七·古迹·无锡》和元至正《无锡志》记载，在惠山梢有范蠡城（斗城），但其最早出处不过是南朝《舆地志》和唐代《吴地记》，附近亦有地名流传，但此城至今并无相关考古史实发布。

1993年，无锡市地名办将骂蠡港正式定名为马蠡港，依据是元代《无锡志》介绍桥梁时说：“中桥、南桥并在马蠡。”此处马蠡即指马蠡港，但此书并未提及马蠡港桥，推测其时并不存在所谓马蠡港桥。清光绪《无锡金匱志》则说得更加明确：“马蠡港，亦曰中桥河，自仙蠡墩梁溪分支，南行过北桥、中桥、南桥，分而西入五里湖。”也无提及马蠡港桥，连尺马渚的名称也无出现。

骂蠡港的说法，并非全然出自民间传说，史料中也能找到出处。清代文人褚邦庆在《常州赋》中说：“仙蠡墩稍西有骂蠡港，谓吴人骂少伯于此，故名。”少伯，是范蠡的字。褚邦庆是常州秀才，乾隆年间创作了《常州赋》，以四六骈文的体例，系统记载了常州从延陵邑到常州府的历史发展过程，重点记述了乾隆年间常州府的地域、关隘、人口及赋税数据，介绍了区域内的山水祠庙等景观，内容覆盖所有属县。此书被誉为“赋体地方志孤本”。

我相信《常州赋》所记“骂蠡港”并无史实来源，而是出自唐宋以来的文人重构和民间传说。因为从先秦至明代正史，虽没有无锡人骂范蠡的正式记载，但历代文人如唐人韩愈、白居易，宋人李季、陈必等，对范蠡都有负

面评价，民间可能因此而有相关传说，所以，褚邦庆并没有说明是谁“谓”的，他的说法属于文化层累的一种，由一些并非普及的评介和传说，对历史记忆作了文化重构。

在《国语·越语》《史记》等著作中，范蠡的史实简单而实在，司马迁对范蠡的隐逸江湖和“三聚三散”，是很赞赏的，但汉唐以降关于范蠡的记载就越加丰富多彩，更多具有传说意味了，到明代范蠡已经成为传统文化中财神系统的文财神之一。唐宋和明清诗人有不少范蠡题材的诗作，大多是抒写退隐或者乡愁，凡此种种，都是文化层累与重构的生动案例。

据统计，宋人写有900多首范蠡题材的诗词。范蠡在宋人笔下，主要呈现智者、隐士两种形象，凝聚了宋代文人对建功立业的钦佩和对逍遥江湖的向往。诗人李纲在其词《江城子》中写道：“扁舟归去五湖东。狎渔翁，管人间，荣辱与穷通。试作五噫歌汉室，从隐遁，作梁鸿。”用了范蠡和梁鸿的典故，李纲在两宋官场几起几落，故有隐逸之心。

宋人在吴江立有三高祠，纪念范蠡、张翰和陆龟蒙。苏东坡作《戏书吴陵江三贤画像三首》，点赞张翰、羡慕陆龟蒙，调侃范蠡：“却遣苏有麋鹿，更怜夫子得西施。”一个助君王灭吴国的人物，却被吴人建祠誉为高士，这在苏轼看来不免有些可笑。苏轼可能受陆龟蒙《范蠡》诗影响了，陆龟蒙对范蠡持批判态度：“平吴专越祸胎深，岂是功成有去心。勾践不知嫌鸟喙，归来犹自铸良金。”宋末元初周密作《鸥夷子见黜》文，认为范蠡是越之谋臣，用计灭吴，吴人不当祭祀他。元末明初谢子

兰避居吴中时作《论吴人不当祀范蠡》文，要求罢黜三高祠中的范蠡。清代无锡诗人安魁作有《苏台吊古二首》，其一后四句曰：“西子鬻迷寒石洞，采莲歌散剩方塘。三高范蠡居然在，可笑吴人恨竟忘。”这就比苏轼更加直截了当地针对范蠡灭吴了。周密和谢子兰对范蠡作出负面评价，而苏轼和安魁，则用自己的创作重构了范蠡形象，表现出范蠡传说的另一种走向。民间的“骂蠡”之说，可能与此有关。

历史从来不是纯粹的史实，而是人类以往的全部生活图景，包括人们所经历的所有客观发生的事实，也包括人们对事实过程的记忆、理解、想象、重构和由此而来的传说。虽然传说与史实有着不同的属性和价值，但它依然是历史的一部分，它的本质就是人们集体记忆的叙事，承载了特定时代人们的价值观、情感需求、社会结构与文化心理。文人的创作重构，民间的传说演变，都是如此。范蠡的传说，尤其是流传于无锡的骂蠡港、范蠡与西施泛舟蠡湖、养鱼并写出《养鱼经》等，虽非史实，却见于多种古籍，成为历史文化层累。记录在古籍中的这些史料，虽然并非史实，但都是历史信息。

无锡是范蠡文化的重要传播地之一。无锡的范蠡文化以隐逸高士和才德商圣为主流内容，近代以来已经形成以蠡湖和蠡园为核心的范蠡文化高标，“骂蠡”只是历史过程中的一个偏支。记得看过一个资料，有人建议恢复“骂蠡港”之名以增加文史古迹，我以为完全没有必要，本身就是传说，何用恢复？此桥正因地铁5号线工程重建，或可在河畔绿化或小公园内竖块石碑，小记其事，足矣。

凡人志

陌上归来

□奇扬

夏日的江阴长泾，水汪汪的稻田，数只白鹭上下翻飞。跨过几道阡陌，绿野深处覆盖着一只只大棚，棚内种的不是蔬菜，而是灵芝。一位清灵秀美的女子，正低头弯腰，仔细察看灵芝的长势。妹子叫张林妹，辞去南方大城市的高管职位，返乡种灵芝，人称灵芝妹妹。

人工培育灵芝，先要对菌袋进行高温灭菌。农家的孩子肯吃苦，林妹虽是女子，但也与工人们一起，手动把拌好的菌料装到袋里，每天5000袋，再搬运到灭菌锅炉里，码放整齐。晚上，锅炉炉温升至100摄氏度开始灭菌，林妹守在旁边，直到凌晨灭菌结束才走出锅炉房。一夜“桑拿”洗下来，她满面倦容，回家休息片刻后，又回锅炉房取菌袋，菌袋表面依然很烫，即便戴了双层棉手套，手指仍会被烫出几个水泡。

张林妹很快发现，手工装菌袋的传统工艺太落后了，不仅费时费力、污染概率高，而且凭感觉做，精准性也不够，产品品质难以保证。她与父母商量，传统农业需要转型升级，需要加大投入。年迈的父亲犹豫了，这些年都是小本经营，投入那么多，万一有风险咋办？母亲也说，还是稳一点吧，亏了不划算。可林妹说，小作坊运作不是长久之策，政府鼓励把灵芝产业做大，“我们还有技术，资金可以筹集。如果还是小打小闹，我回来创业的意义又在哪里呢？”

在她的坚持下，父母松了口。说干就干，张林妹立即与机械厂家联系，提出需求，结合灵芝培育的工艺原理，反复研究，终于研制出适用于每道工序的机械装置，成功替代了传统纯手工作业。采用机械化生产后，菌种的密度相同，每袋的接入量完全一致，人工节省一半，有效解决了原来装袋效率低、人力成本高、占地面积大、质量不可控等诸多问题，父母也咧咧嘴笑了。

初战告捷，张林妹琢磨起下一步。她觉得，传统的固体菌种培育方式已经难以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求，而且固体菌种存在发菌慢、抗病力弱、容易受杂菌感染等缺陷。有没有更好的方式、更科学的途径？她苦思冥想，寻求破解之道。某天傍晚，她在河边散步，看着流水发愣，忽然脑中灵光一闪，上善若水，水泽万物，就不能让水来培育灵芝吗？

于是，张林妹开始了液体菌种的培育尝试。她日夜蹲守在实验室，第一次失败了，调整配方再试，还是不理想。再调整、再试验，依旧

达不到预期。实验室的灯总是亮着，上百个配方不断组合，不同的培养基在发酵。终于，灵芝菌球迅速繁殖，绽放出强劲的生命力，张林妹兴奋得流泪。一鼓作气，将菌种再次接入更大的发酵罐，菌球经过两天一夜的培育，在无氧空气的滋养下成功再繁殖，呈现出生命的张力。灵芝液体菌种培育技术研发成功，张林妹抱着母亲又哭又笑，站在一旁的父亲也双眼湿润。液体菌种栽培出来的灵芝，抗病能力强、产量高、所含药用成分高，并且不受季节影响，极大提高了经济效益。这一原创技术，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授权。

在村民眼中，张林妹爱“折腾”。这不，她又关注起“药食同源”，在灵芝上做篇文章。以灵芝为主体，搭配不同的药食同源材料，研发针对各类亚健康群体的专属功效性养生茶。紧接着，她又在茶食点心上开动脑筋，把灵芝、灵芝孢子粉、灵芝孢子油等原料，巧妙融入茶食，先后制作出宫廷酥和吉芝果系列茶食，不仅营养价值高，还精美得犹如艺术品，让人惊叹不已。

长泾镇人民路上的芝房之歌生活体验馆，充盈着浓郁的文化气息，这是张林妹的又一杰作。馆内，一盆盆红褐色的灵芝盆景摆放在中式家具上，仙气飘飘，她在这里接待市民和学生，为他们讲解灵芝知识。同时，开设灵芝茶食课程，为周边喜欢灵芝的市民提供培训，启迪创意，将传统文化巧妙融入现代食品之中。学员当中，有的为了提升精神素养，有的为了掌握一门手艺，更多的则是钟情于健康美食。

从踏上返乡之路起，张林妹就有自己的梦想，创业脱贫，带动村民共同富裕。她创办了江阴市佰芝林农业专业合作社，荣获了“无锡市乡村振兴青年先锋”“无锡市最美新型青年农民”“江阴市科技兴农富民工程科普带头人”等荣誉称号。南京、扬州、徐州、淮安等地的农民纷纷前来学习种植技术，还有湖北、湖南、四川等地的农户慕名赶来“取经”。有的农户没有技术、没有资金，她照样耐心教授，不收分文；有的担心没有销路，她就承诺统一收购。300多名灵芝种植户在她带动下，种植水平越来越好，腰包越来越鼓，她也开心地笑了。

俗话说，赠人玫瑰手有余香。那么，赠人灵芝岂止余香？至少是活色生香，富裕家乡，并且香韵绵长。陌上归来，灵芝妹妹，还在大胆地往前走呢！

重阳，换种方式登高

□梅南频

重阳节将至，年轻朋友约我去爬山，登高赏秋。我说实在不好意思，年已古稀，腿脚不听话了，别说爬山，就是上个六楼，也累得气喘吁吁。

我时常感慨于杜甫的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，亦为王安石“不畏浮云遮望眼，自缘身在最高层”生出许多联想。望着缓缓沉落的日轮，只觉得它把最后一缕光都揉进山风里，给远山青黛镀上厚厚一层金边，让远处归鸟的翅膀沾染上些许暖意。这分明是昼与夜的温柔交接，是光与影在天地间写下的光辉诗行。夕阳会沉落，明日晨光亦会冉冉爬进每户洞开的窗棂；暮色会漫开，星光与灯火也会撑起璀璨的天地银河。我目中的落日斜晖，从来都是下一段风景的序章。

老年朋友们，你们是否也有这兴趣呢？重阳之际，约三五挚友，携壶老酒，一包花生米，抑或带一茶席，初壶芳香浓郁的红茶，择一楼顶，谈天说地聊人生，感受当下的“最年轻”。

“与客携壶上翠微，江涵秋影雁初飞。尘世难逢开口笑，年少菊花须插满头归。酩酊但酬佳节了，云峯登临不用怨斜晖。古往今来谁不老，多少，牛山何必更沾衣。”学一回苏东坡吧，于景于情中，自宽自解。如此，也许这会成为你人生中最难忘的重阳登高日，为晚年生活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高墩子有点儿传奇

□吴继斌

我小时候体弱，扁桃体经常会发炎并引起发烧。每当高热不退时，父亲总会从蔡庙那里找来一位戴帽子的和尚为我治病。这位和尚是我家的世交，治病常常不肯收费。因此，我自小便对和尚存有好感。

这位名叫“陈定安”的和尚，治病手法真是高明，中西医贯通，针灸、拔罐、开处方、抓中药、做皮试、注射青霉素，样样精通，且起效快。给我打针前，他会从口袋里掏出一粒糖来，剥掉糖纸塞进我嘴里，以防我打针时哭闹。打完针后，我也常常会顽皮地掀开他头上的解放帽，数一数他头顶上到底有几个戒疤。

说到定安和尚和我们的友邻关系，就不能不说因沟河一带比较出名的两个高出地面数米的土墩子。一个是始建于明洪武年间的蔡庙墩子，因蔡庙而得名。蔡庙最初只是一个建在高墩子上的家庙，后来逐渐成为一个远近闻名的十方庵，后又因天下十

方庵较多而改称为晓云寺。其香火鼎盛时的庙产，竟然有十三庄四舍之多。抗战时期，晓云寺毁于战火，但高墩子遗址至今尚存。

另一处高墩子在吴舍，位于蔡庙墩子以东一公里，时称“抗洪救命墩子”。它始建于1931年秋，在我一家人吃够了“上游倒河塘水”的苦味之后，由我祖父以勤老人率领家人共同构筑，前后花了差不多两个秋冬的功夫。堆筑期间，不但取用了我们自家土地里的深层土壤，还挖通了一条近百米长的小河沟。此墩高近2米，宽广达200余平方米。墩子上新建茅屋3间、猪羊圈数栏。其时，我祖母已去世多年，大伯已携家眷去上海谋生，二伯已在16岁时参军，家境比较清寒，伯父们经常用自己的微薪给予接济。祖父在高墩子上砌好房子后，让三伯柏从城北担回来4棵“子孙柏”（学名墓柏），还一反常态地把本应植于祖母墓地的“万年青”，栽在自家屋后，寓意一

家人的长存与吉祥，不灭与觉醒。祖父曾说，这种布局在风水学上能够驱邪避灾。不过，那4棵墓柏，后来仅成活1棵，其身姿借助地势简直高耸入云，大有“蜂采松花村落香”的风采，后来还起到过几次“长松引路”的奇效。

说来也怪，自从该墩子筑成，家人虽也曾救起过受洪水祸害的一些灾民，但当地再也未发生过像1931年那样的大水。在那个不堪的年代里，在祖父的谋划中，二伯长时间驻军于海门，父亲于抗战初期秘密加入共产党，后来还参了军。由于高墩子植柏、与定安和尚交好，儿子皆有出息等几件事，驮了背的祖父开始声名鹊起，平添了不少“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”的人生底气和智慧。吴舍高墩子的名声，也随之唱响四方。全面抗战伊始，我父亲所在的地下党组织活动，也逐渐从吴家祠堂移驻到我家的高墩子上面，一来墩子地势高便于观察放哨，

二来屋后长着一棵高大的桧柏，好像一棵迎客松，又好比一盏指路明灯，让人不会迷路。从此，高墩子的3间茅草屋便成了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点，附近十里八乡的民主人士，也纷纷选择在这里开展各种进步活动。与此同时，蔡庙墩子成为另一个抗日活动地点。

在沪出家而后定居于蔡庙墩子旁的定安和尚，经常行走于这两个高墩子之间，给我们两家人带来了许多碰面的机会，最终使我们相识于缘，相交于情，相处于心，相守于心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国家大力整治里下河地区上游的高湖大坝，开掘了不计其数的下游水人海通道，防洪工程体系持续完善，当地已昭昭如星，岁岁安澜。因此，失去抗洪作用的吴舍高墩子在20世纪90年代初被家人新次移平，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。至于蔡庙墩子，听说即将成为一个国家级高新区建设的开发目标。

风物志

随笔